



布垆沟小学的黑板上,写满两个东乡老师的欣慰—— 最动听的,是每天的上课铃

孙强:如今,终于有家长不断给我打电话,关心孩子的成绩了

没有条件比这更差的学校了 天气不好学生会“自觉”放假

从马场村到东乡县要走15公里的盘山路,再向南走郑家庄3号桥,24公里的路开车大概不到半个小时,就到了布垆沟村。

2013年,这里还没有公路,村子里的小学是三间瓦楞房构成的。

孙强还记得自己第一年分配到布垆沟小学教书时的情景:他在自己未来工作的教室里傻了眼,甚至想直接转身走人。

靠在墙上的是土黑板,最原始的木桌放在教室中间,长凳大概可以挤下三到四个学生。一个年级招不满3个人,一二三年级和四五六六年级拼班上课,40分钟的课堂被一分为二,20分钟给左边,20分钟给右边。

“没有条件比这更差的小学了。”孙强心里

想着。因为上学路远,稍微刮风下雨或是天气冷一些,学生们就会给自己“自觉”放假,放着放着,这些孩子就不来了。

孙强会沿着山路,一家一家找过去问情况。

很多时候,孙强是无力的。他没办法改变家长们的想法,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天赋不错的娃娃辍学回家务农。

现在村里也有天桥了 孩子家长的观念也变了

后来,学校搬迁了,条件好多了。

再后来,山脚下的新路建成了。那是一条笔直的二级公路,宽阔的柏油马路可以通往兰州。住在这条路边的,还有布垆沟的62户村民。

整齐排列的村民家里,能清晰地听到马路对面学校里响彻的上课铃声。该上学了,几个要好的邻居会派出一人,给一群孩子们背上书包。他们蹦蹦跳跳绕过村子的拐角,从这条二级公路的上头穿过。

孩子们走的,是全东乡县唯一一条天桥。天桥的一端是村庄,另一端就是学校。

塑胶操场,三层的教学楼,多媒体设备,这里有最好的教学设施,“但这些都不重要,在这里六年,我倒觉得最大的改变,是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。”孙强有些欣慰。

平时几乎没有娃娃请假,家长会频繁给他打电话,关心娃娃的成绩。最重要的是,娃娃们自己也有了竞争意识,会私下里互相比较,谁的成绩更好,下次努力超过谁。

这样的局面,不曾出现在过去的布垆沟。

陈秀花:真开心,现在的孩子都能踏进课堂了

11个兄弟姐妹 她是家里唯一读过书的孩子

学校有八个老师,孙强资历最老。任教时长最短的,是今年刚刚入职的陈秀花。

她戴着头巾,脸上扑了一层粉,涂了口红,在一众教师中尤为突出。

她今年32岁,孩子还未满1岁。26岁才结婚的她,在东乡女人中,是个绝对的“异类”。

11个兄弟姐妹,陈秀花是其中最小的那个,也是家里唯一一个读过书的孩子,但即便这样,三四年级,她也少读了两年。为了跟上来,陈秀花去帮三四年级的孩子做寒假作业。

妈妈看在眼里,连着问了她好几遍:“你确定要读书吗?”点头之后,她坐到了五年级的课堂上。

就这样,她一路问到了高中。

但生活像是跟她开了一

个玩笑。在高考前,父亲去世,她错过了见最后一面的机会。那年,她的高考成绩是340分,没有够上二本。

复读的一年里,时间被拨快了,吃饭不会考虑什么好吃,而是什么最快。她走到哪里,都是一路小跑。

整整一年,陈秀花没回过家。最终拿到了兰州城市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
傲气的“大龄婚女” 又在风言风语里考上了老师

等到毕业那年,她已经26岁了。“我是自由恋爱的,和大部分的东乡女人都不一样。”陈秀花身上透着一股读书人的傲气。

接着,她一边当代课教师,一边考正式的教职。然而,第一年没考上,接着是第二年、第三

年、第四年……

流言开始遍布全村,说她“读过书不也还要和普通的农村女人一样,在家里待着种地”。她在婆家的地位也是直线下降,她不得不学习做饭,干农活,然后抽空来继续学习备考。

直到今年,也就是娃娃刚刚出生的第三个月,她终于考上了。五年,家里备考的书可以用麻袋来装,她连考了五次,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在编教师。

傲气又回来了。她觉得自己在婆家终于可以挺直了腰板。村里的风言风语也消失了。

陈秀花也松了一口气。她终于可以开心地地看着自己带的这些一年级娃娃们:他们不用和自己当年一样,担心随时会辍学,也不用再追在数学老师的屁股后面,一道题目一道题目地问下去……

“孩子们有读书的机会,那我就一定要好好把他们教好。”这个年轻的老师说。

本报记者
黄伟芬
见习记者
刘俏言
文 摄

